

“磋琴”老人

文/片 本报记者 秦国玲

磋琴,是古时“筑”的后代,“磋琴”是一种在中国古代乐器史上已经濒临消失的乐器。它是中国“筑”一直在民间遗存脉络的延续,因为它的出现,中国拉弦乐器的历史比西方早了1500年。磋琴至今还保留着用高粱杆来演奏的特征,包括它所承载的乐曲等一系列的东西,都是整个拉弦乐器的“活化石”。

青州老人赵兴堂是全国磋琴技艺的唯一继承人,从小就与磋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而今,已白发苍苍的他,一直将这门技艺延续着,尽管有些寂寞,有些困惑。但他说,磋琴已成为他的知己,无法离开,他将守护到死。



从小学琴

66岁的赵兴堂是“青州磋琴”的唯一传承人,个子高高,一头白发。老人的家很普通,一个小院,几间平房。院子里有一个鱼塘,还种着竹子,有些古色古香,而磋琴就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院里,传承了几代人。

进入屋内,满墙的照片,但出现频率最高的便是“磋琴”,赵兴堂在花博会表演时的照片,孙女在富华国际会展中心表演时的照片……一张张照片记录了这一家人与磋琴的情缘。

赵兴堂打开琴匣子,抱出的磋琴让人眼前一亮,单看样子像“扬琴”,但琴弦少。最不同的是演奏的工具,是一根细细的高粱秆。

磋琴,原来叫筑琴,正面用梧桐木,侧面用的香椿木。从正面看琴身呈“正半管状”,像半边镰铲头,琴背面有一个半圆形的洞。琴面,每隔10度一个琴码,共13个琴码,26根琴弦,每个音级双弦发音,以传统的五声音阶定弦。琴弦用丝弦,琴弓用料有讲究,不是高粱秆哪个位置都能拉琴,只能用高粱秆顶端的两节。

“晚上地里都有露水,天上星星比现在的亮,自己背着磋琴打着呵欠,爷爷领着自己,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。”回忆起小时候跟着祖父到处演出的场景,赵兴堂老人有些激动。“那个时候自己还小,琴和自己一般高,走路的时候一只手还要扶着琴,也算是走南闯北吧!”赵兴堂说,磋琴主要是隔代相传,都是爷爷传孙子,四五岁爷爷就教唱曲,七八岁就和爷爷一起登台表演。“我记得第一首曲子是古曲的茉莉花,在青州运输大队礼堂,人那叫一个多,爷爷拉磋琴,我唱曲,满满一礼堂的人,没位子的就站在过道里,一曲儿完了满堂彩。”

难寻传承人

目前,赵兴堂最大的心病就是没有传承人。赵兴堂说,以往这项技艺都只传内不传外,但现在自己特别期望外面的人来学习。“我可以免费教,但我看的出来学的都不是真心喜欢这个,他们就是看着这几年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,想从我这学一段,然后出去赚钱,这种人我不会教。”

赵兴堂的孙女赵俊雅,今年14岁,正在读初二,晚上放学回家,她会陪正在兴头上的爷爷拉几首。最快的时间,她一个月的时间学会了4首,还曾经作为传人,在富华国际会展中心演出过。本想着,让孙女继承这门技艺,但随着孙女学业负担得越来越重,现在也很少摸琴了。

“现在每逢在外演出,都要人要拜师学艺,但正儿八经能来家里学的,能踏踏实实坐下练琴的,没有。”赵兴堂说,现在传到自己这一辈,就特别想让更多人了解磋琴,让人传承下去。

为了保护磋琴,赵兴堂给磋琴进行了商标注册和申请了专利。而现在赵兴堂一有空就在家做琴,他说,能做一把就多做一把,有人要稀罕这琴,他就送给人家。

“青州市也额外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,我也想能有个专门的场地,传授想学的人。靠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,很难办成这事,需要社会的支持。”赵兴堂说,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入学,什么场地啊,经费啊,这些困难都能克服,主要是人,传承人是一件大事。”

几近消失的磋琴

上世纪三十年代,赵兴堂的祖父赵彩云与拉三弦的刘公道,背井离乡,到北京天桥卖艺。赵彩云看到国家深陷战争沼泽,于是,他与同乡捧琴而归,从此不再提磋琴,而磋琴艺术自此绝迹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祖父心里高兴,和六七岁的长孙赵兴堂一起到人民公园表演。据赵兴堂回忆,当时被磋琴曲子吸引过来的人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。从那个时候,磋琴这种乐器就在民间传扬开来。1957年,爷爷赵彩云参加昌潍专区暨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,得了一等奖,可惜,获奖的琴在祖父回青州的火车上,被挤坏了。至今,家中都珍藏着爷爷仅存的一张照片,而正是这张照片,让后面失传的磋琴制作工艺又死而复生。

1960年,年仅14岁的赵兴堂去东北谋生,祖父赵彩云也于当年去世。1962年,赵兴堂回家,发现祖父的奖章等东西都没有了,只留下了一把琴,一本磋琴琴谱,将它收藏了起来,才得以保存至今。可是那个年代的日子,摸不着琴,也没那个念想,“吃都吃不饱,还弄什么琴,顶多日子苦闷的时候拉一曲。”可就是这仅有的一把琴,也在文革期间,被摧毁了。

“琴没了,自己有种罪恶感,自己兄弟6个,只有自己能磋琴,

热心的退休记者

老马原名马志坚,在江西鹰潭日报当了十几年的摄影记者。1994年,内退后的老马回到了潍坊老家,住进了潍城区的颐园社区。

颐园社区和周边都是潍坊的老社区,社区角落卫生的脏乱、规划建设的不尽合理、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,老马看在眼里心里就不顺。

就这样,老记者又拿起了刚放下的相机,解决自己遇到的难题。

2000年,颐园社区的三十多栋楼依然是每楼只有一个电表、一个水表,每户用了多少电、多少水,谁也说不清楚。收钱的居委会、楼长和居民之间总是矛盾不断,而反对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的居民让居委会无法推行改造。

谁也记不清在什么时候,老马突然频繁出现在居委会、街道办事处、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的门口,还有极力反对一户一表改造的居民家中。不过大家都记着,没过多久,一户一表改造在颐园社区开始进行。

后来有人说,“这事儿”是老马办的。

谈起老马,颐园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学义就一句话,热心人老马,这人真没的说。

坊间“传说”的能人

整天在潍坊“管闲事”,老马人脉也越来越广。

有人说,下到居委会的普通居民,上到一些区长、局长,老马都认识。

2008年,潍城区有个女孩,因为是父母收养的关系,20岁了都依然没有户口,女孩的父母想尽了办法,却没有结果。居委会找到了老马,让他想想办法。

50天后,户口落下了。

不知谁走漏了风声,这件事被潍坊的媒体广为报道,坊间开始“传说”,原来老马连落户都能管。

这下,老马可真的成能人了。

随后,又陆续有三个情况相同的孩子找到了老马,还有人想给他塞钱,被他当场拒绝了。

老马说,其实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,当时给孩子落户口,派出所、公安局、居委会、街道办事处、学校、民政局和计生委,他也跑了不知道多少次,开了一张又一张的证明,这才将孩子户口落下。

他觉得,只要实实在在、实心实意地替有困难的事情干点事情,总会被人接受,总会把事情办成的。

媒体的金牌线人

周一到周五,除了必须接送上幼儿园的小孙子,老马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奔波,解决自己发现的或别人找上门来的问题。

老马出门总是背个黑色背包,里面放着2台索尼DV、4块DV电池、2个移动硬盘和20多张DV专用光盘。

本来老马买了3台一个型号的索尼DV,已经用坏了1台。

前几年,潍城区组织部专门制作了一个节目,题目就是“有困难,找老马”,在山东电视台和潍坊电视台连续播出。

老马挺自豪,他说,他拍摄的DV新闻,潍坊电视台上每周至少要播一两次,而潍坊报纸上的头条,很多都来自老马的线索。

作为潍坊各大媒体的“金牌线人”,老马从来不收一分钱的线索费,见到记者时,还要千叮咛万嘱咐,一定要帮着把问题给解决了。

面对别人的困难,老马想法很简单,就是想拉一把。

潍城区52岁的女士于秀荣,年轻时的车祸造成的高位截瘫,让她在床上躺了34年。因为不想给家人带来负担,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老马知道以后联系媒体,还亲自跑去了许多单位,号召社会奉献爱心。面对接踵而来的捐款和提高了的低保金,于秀荣改变了最初的念头,说自己一定要活下去。

老马有自己的想法。他说政府肯定都是想为市民做实事的,但是政府和群众之间经常缺少能进行交流的桥梁,而他就想充当这个桥梁。

“神人”老马

文/本报记者 郑雷 片/本报记者 孙国祥

“有困难,找老马”,这是在潍坊一些社区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。

老马已经64岁了,退休以后闲不住。从促成老社区改造,到解决邻里家庭纠纷,在社区居民的眼里,没有他不管的事,好像也没有他管不了的事,简直是个“神人”。

用他自己话来说,有时候政府和群众之间需要有效的沟通,而他就想充当这个桥梁。



老马总是用手中的DV记录着身边的点滴